

猪八戒学会看人脸色行事了

轻松阅读

樱桃季节的复杂心情

最近这段时间,每天清早,我叫醒猪八戒,喂他吃饱,让他大便,然后抱着他出门——直接走到菜市场的角落,那里有新鲜的樱桃卖。

市场上最好的樱桃也不过九块钱一斤,我每天买三斤,回家以后用清水冲一冲就可以吃,三斤到下午就没有了。猪八戒最近开始研究成人的食物,所以他对于樱桃很感兴趣,老要伸手来拿。我不让,他就流口水给我看,我只好用小刀削掉樱桃核,然后放到搅拌机里打成果酱给他吃。哪晓得樱桃打成果酱变得很难吃——又酸又涩,香味也没有了,比苹果酱还不如。不过猪八戒吃得兴致勃勃,大概这让他觉得他跟成年人一样了。不过后来他被酸得摇脑袋,并起鸡皮疙瘩,看上去很可怜,我只好不喂他了。刚才,扔掉最后一点樱桃核,我又想要开始盼明天了。“要是樱桃季节能够再延长一些——全年就好了。你说是不是?”我闷闷地转头问沙发上鸡皮犹存的猪八戒。他不回答我,并做若有所思状,过了一会儿,又对着我讨好似的笑笑。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猪八戒学会看人的脸色了。最近,我心情不好的时候,他就有点紧张,小心地看着我,我一看他,他就转过头去看其他地方,也不太笑和玩,就只是发愣,即使有了什么让他开心的事情,他也只是抿抿嘴巴,然后又偷偷看我。如果我恨恨地盯着他,他就会扁了嘴巴哭,很伤心的模样。

有一次,我觉得他很可怜,就对他格外好,还带他出去看幼儿园的小朋友做游戏,他见我很开心,这才恢复正常的样子,见什么都笑得嘎嘎的。还会发出“达达达达”的一串声音。我觉得这个声音很可爱,就抱起

他亲一下,这可怜的孩子于是一个下午都在努力地“达达”,就是为了让我不高兴。天知道,他才七个月零七天而已。善解人意的人谁都喜欢,可是这个人就会很累。他要去揣度别人的想法,尽力去理解别人。人家是开心了,可是自己呢?我是这样的人,所以我知道这样的苦。我不希望猪八戒是这样的孩子。懵懵懂懂是快乐的。

因此我先是很高兴,为了他的进步,后来又有点难过,为了他的进步。

哑铃形状的玉米

还有半个月,猪八戒就要满一周岁了。我经常在教育他的时候说:现在都不乖了,还是小时候乖……

猪八戒现在很讨厌,喜欢拿着电视遥控器按,不是乱按,是专门按开机关机——那个键是橘红色的,很容易识别。当他发现这个小小的按钮居然可以控制那么远的电视机后,立刻为之痴狂,午饭都食不下咽,一连接了一下午才罢休,疯狂专注的程度让我叹服。

他还会自己从沙发上下来——趴在沙发上,调整方向,屁股向着沙发边沿挪过去,然后双腿离开沙发,向下试探着用脚尖够,等到了地面以后,一蹬,稳稳站好了。可是这也只能持续几秒钟,他很快就要企图转身去抓茶几上的各式新奇玩意……他转身相当小心,一只手没有抓到稳当的东西之前,另一只手绝对不会放开沙发,好像已经被摔成老江湖了一样。天地良心,我只害他摔过三次,其中一次还是他被自己撒的尿滑倒的,实在怨不得我。

他会打电话,手握成拳头,伸到耳朵旁边,说:“哎!”然后还没等我做出相同的动作,他就已经开始伸了食指挖耳洞了,表情陶醉……变化之快,简直让我望尘莫及。

他还认识“鱼”字,这很奇怪,墙

壁上的识字表是我买的,猪八戒很喜欢看,假装斯文。他每次一看那张表,就伸手指指上面正数第三排第二个字——鱼,不偏不倚。我们就念给他听:“鱼。”

然后再问他:“鱼字是哪个啊?”他就准确地指出来。其他的字我们也都试过,不成。连“一”字都不行。我以为他想吃鱼了,就买了来做,结果他也不置可否,并不特别喜欢。

猪八戒会叫“爸爸”了,可是还不会叫“妈妈”。我有点伤心,我天天这么带他,疼他,可是他却只奶声奶气地叫“爸爸”,一让他叫“妈妈”,他就神秘地笑,逼急了他就说“打打……”

他还爱啃嫩玉米,煮熟的,很甜很香。可是他只会把玉米竖起来啃,这样就只能吃到两头,吃不到中间。我觉得很浪费,就主动把中间的都啃光,把两头的几行留给他。猪八戒握着像哑铃形状一样的玉米很不高兴,啃一口又闷闷地看看我。

于是我就有点明白他为什么老是不肯叫“妈妈”了。

子不嫌母丑

只要仔细观察,其实小孩子每天都有进步,关键在于妈妈是否有去发现和总结的耐心。比如我的猪八戒,这家伙最近进步就很大,他新学会的花样有:

1.晃一晃。只要我跟他讲:“来,儿子,我们晃一晃。”他就马上积极响应,坐在沙发上前后晃动身体和脑袋,还颇有节奏,一边晃一边露出得意又好笑的样子看着我。

2.拍拍手。猪八戒拍手的动作相当标准,手掌摊得很平,掌心相对,啪啪响。不过有时候我抱着他,他就会把我的脸夹在双手手掌中间拍,这一点都不好玩,因为很痛。

3.装可怜。有时候我在厨房做吃

的——一般都是给他做——顾不上管他,就把他放在学步车里,让他自己玩。当然,这个时间不会很长,也就是十分钟左右。因为学步车对婴儿来说,弊大于利,少用为好。

他开始的时候东看看西摸摸,好奇得很,过了一会儿就兴致索然,悄悄滑到我腿旁边来,可怜巴巴地抬头看着我。我只好假装看不见,因为事情还有很多。他见效果不好,就会伸出手拉我的裙子,轻轻地,然后又摸摸我的腿肚子,再次眼巴巴地看着我。

这种情况下,我一般马上缴械,低头看着他问:“咦?这是谁家的宝宝啊?为什么拉妈妈的裙子啊?猪八戒这个时候就表现得十分快乐,往上一蹿一蹿的,伸了双手要我抱。

4.分辨食物。这不是说他在吃进嘴巴以后分辨食物,那样的话就是新生儿都会。猪八戒端坐在沙发上,我捧了他的小碗过来,放在茶几上。这时候他的眼睛就一直瞟着小碗里的食物,如果是他爱吃的青菜鸡肝饭,他就欣然配合,还嘴唇微张等着;如果是他最讨厌的西红柿鱼泥,他就露出“靠!又吃这个!”的厌恶表情,同时身子扭来扭去,消极抵抗开始。这说明他已经能从食物的形态上来进行分辨了,真强。他爸爸还经常把干豆腐片当肉呢,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,前浪败在豆腐上。

5.抓耳挠腮。其实这项是早就会了的,头皮痒痒的时候就会挠。不过我说的是其他的……

一天,我起床,照镜子,觉得自己真是够难看的,于是想到“子不嫌母丑”这句话,于是走到猪八戒面前,问他:“猪八戒,猪八戒,妈妈是不是大美女?”

猪八戒看了看我,又转头看了看屋子里,发现家里没有其他人给他撑腰,最后垂了脑袋猛挠……

阿香介绍我到一家炒白银公司

13

社会写真

她是阿香。

阿香看到我,也感到很意外,她问:“你也在找工作?”我含糊地回答了她,然后说:“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。”

那时候已经快到黄昏了,也是火车站和周边地区人流最多的时候。阿香紧紧跟在我的身后,过马路的时候就小心地拉着我的衣袖。我感觉她就像个孩子一样。

我们找到一家卖云南米线的地方,这是这条大街上最便宜的一种饮食。阿香看着那些颜色古朴的桌椅,看着装饰豪华的屋顶和墙上张贴的大幅米线宣传画,犹豫了一会,才跟着我走了进去。

米线要先付款后吃饭,阿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粗糙的钱包,这种钱包一看就是夜晚街边五元一个的地摊货。她要抢着付钱。她说她年龄比我大,应该由她来付钱。服务员掩着嘴巴笑了。我偷偷说:“别抢了,人家会笑话的。”她才犹犹豫豫地把钱包塞进口袋里。

米线端上来的时候,我随口问道:“你有多大?”她说:“33岁。”我大吃一惊,她皮肤粗糙,额头皱纹密布,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10岁啊。

吃完米线,我们来到了广场上。我们坐在花丛边的连椅上,任夜晚习习的凉风吹着额头沁出的汗珠。阿香说我从那家电话直销公司走后,她也离开了。和她一同离开的还有好几个人。大家在这里上班,没有拉到一笔业务,走的时候也不用办理任何手续。

阿香的家乡在东北,以前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。她独自来到南方已经6年了,还没有回过一次家。10年前,阿香从一家国营工厂的子弟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宣传科工作,她每周的工作就是编写一期不到一千字的新闻简报,登载一些“形势一片大好,工人干劲冲天,车间生龙活虎”之类的话语。业余时间里,阿香喜欢写诗

歌,她的诗歌曾经登载在那时候很有影响的一本叫做《星星诗刊》的刊物上,也是因为这首十几行的诗歌,阿香被分配到工厂宣传科。

那个年代的文学还很神圣。那时候,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,就能找到一个好媳妇;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,就能调到好工作。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是万人瞩目的对象,是人们崇拜的偶像,不像现在,文学青年成了迂腐与顽固的代名词。

夜半时分,广场上的人渐渐少了起来,大街上的车辆也愈来愈少,喧嚣渐渐淹没在了浓浓的夜色中,空气似乎变得纯净凉爽,有背着行李找工作的人,还有提着塑料编织袋的拾荒人,慢慢聚集到了广场的连椅上,他们躺下去,在这里度过一个安谧而满足的夜晚。

阿香的丈夫是工厂的生产能手,他们生活很平静,有了一个孩子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生活也许会一直按照已定的轨道前行。可是,那年,工厂实行改制。改制后的工厂变成了公司,公司成了厂长的私有财产,一直做宣传工作的阿香遭遇了下岗。

再后来,丈夫在公司有了相好的,有一次阿香回家时,在床上掀出两个赤身裸体。丈夫跪地求饶,但阿香意志如铁,她坚决离婚,把房子留给了丈夫,背着一个包裹就离开了家乡,来到了南方。

南方的生活并不像她设想的那么美好,这些年她做过各种工作:保姆、商场收银员、传呼小姐、服装厂员工。最后因为服装厂拖欠工资而离开了。

阿香说,她现在最想看到的是故乡的火烧云,漫天燃烧,蓬蓬勃勃,而在南方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。可惜她没钱回家,每年春节的时候,她身上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开往东北的火车票。

我也说起了我的生活、我家中的窘况、我孤苦的母亲和生活困苦的弟弟妹妹,还有我以前在北方那座省城

做记者的情景。那时候,我住在城中村,村口有一家卖汤圆的小店,每天夜晚我回家的时候,都能看到那家小店的火炉上煮着一锅汤圆,汤圆漂浮在水面上,散发着浓香,一元钱八个,八个一碗,可惜我每次吃那一碗汤圆,都要犹豫再三。

阿香和我一样,这些年来怀揣着一个个梦想,而梦想又一个个破灭。旧的梦想破灭了,新的梦想又会诞生,我们怀揣着梦想,在这个城市顽强地生存着,拼搏着,咬牙坚守着。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。

阿香说:“我已经回不去了。”

我说:“我也回不去了。”

那天,我们在广场上坐到了天亮。

天亮后,我告诉她说,这里的中介所几乎都是黑中介。如果要找工作,最好去一些正规网站,或者看到工厂、公司或者店铺张贴在墙上的招聘启事,这样才更可靠些。阿香说,她如果找到了好工作,就会通知我一起去上班。我很感动。

两天后,我接到了阿香的传呼,她说她找到工作了,在一家公司里,公司的业务就是炒白银。公司员工都穿得很正式,看起来公司实力和收入应该不错。

炒白银,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时尚很高贵的名字。然而,白银如何炒,我一无所知。阿香说她也一无所知。

我决定试试,看什么叫炒白银。

当天下午,我来到了这家公司,公司位于一幢写字楼的顶层,装饰豪华,看起来很气派。公司在房间门口设置了一个前台,前台小姐是一个很漂亮女孩子,皮肤白嫩,似乎涂着一层奶粉。

那天,前台小姐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,我胡乱填写了一番,她居然没有审核我的身份证件和学历证明等相关资料。然后,前台小姐就通知说,

第二天来公司培训。

第二天早晨,我和阿香来到了公司,发现公司里黑压压已经来了很多人。很多人戴着近视眼镜,身材瘦削,一看就知道是大学生。

也就是在那次培训会上,我认识了一名刚刚从大学出来的男青年,那时候的他很青涩,像还没有成熟的柿子,而今天,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了。他叫阿方。

阿方坐在我旁边,另一边坐着阿香。

给我们培训的人是一个女子,穿着笔挺的套裙,略施淡妆,显得干练成熟,风韵十足。她说她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的高校,曾在国外的证券公司从业数年,最近才回到国内,从事炒白银的业务。她说炒白银是21世纪的阳光产业,是最容易发财的职业。“20年前,当有人开始倒卖彩电的时候,你说太危险了,结果人家发财了;10年前,当有人开公司的时候,你又说太危险了,结果人家又发财了;现在,当有人炒白银的时候,你如果还不赶快抓紧,你就又会后悔了。”多年后,我还能记得套装少妇这句极有煽动力的话。

套装少妇姓钱,大家都叫她钱总。

钱总在黑板前讲述着炒白银的原理,我听得如坠云雾里,那些专业名词像一块块泡沫,让我身陷其中,辨不清东南西北。阿香一脸茫然,阿方的脸上挂满了问号。中途休息上厕所的时候,我偷偷问阿方:“怎么样?”阿方悄悄地说:“我觉得吹嘘的成分很大。”

后来事实果然证明了阿方的判断,这家公司的业务就是圈钱和诈骗。我很佩服阿方。

阿方是这座城市一所著名大学的财会专业毕业生。

既然吹得天花乱坠,那就一定是为了掩藏什么。那么,他们掩藏的是什么呢?